

國文學誌 第七期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2003 年 12 月

文學奇蹟—《現代文學》的歷史意義

林 明 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 要

一九六〇年代，台灣政治氣候與意識型態，深深影響著文學環境。當時坊間出現許多文學雜誌，然而，走嚴肅文學路線、倡導實驗創新的，當屬《現代文學》了。該雜誌適時提供多元、開放的空間，鼓勵翻譯、創作、理論與古典文學研究，讓國內外學者作家發表，締造了台灣文學的新景觀。

本文從台灣文學發展史的觀點，探索《現代文學》的歷史意義，藉以證明文學社團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全文包括四部分，即：一、前言；二、《現代文學》的外緣；三、《現代文學》的內在；四、結論。

論述焦點，針對第一階段，十三年五十一期的探索。我們發現這是一本「新銳」的雜誌，成員從浪漫的起點出發，為追求人的本質與尊嚴，他們落實創辦了雜誌。四百位作家，上千篇作品，毋寧證明了那個年代的浪漫與喧嘩。

不庸置疑的，《現代文學》是台灣文學史上的「文學奇蹟」。

關鍵詞：現代文學、白先勇、現代主義、文學雜誌、夏濟安、藝術的奧秘、台北人、文學奇蹟。

一、前言

倘若從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來考察的話，《現代文學》的誕生與實際表現，不可不謂之「文學奇蹟」了。

一九六〇年代，由於台灣政治氣候與意識型態，直接影響文學環境。當時固然不乏文學雜誌，但是，走嚴肅文學路線倡導實驗創新的，並不多見。《現代文學》適時提供多元、開放的空間，或翻譯或創作或理論或古典文學研究，讓國內外許多有才華、有抱負的學者作家發表，一時眾聲喧嘩，共同締造了台灣文學的新景觀；至於其影響之廣之深之遠，更可說是台灣珍貴的文學資產。

一九九一年，《現代文學》一～五十一期重刊，同時出版了《現文因緣》一書，包括三十五人四十二篇回顧的文章，反映了雜誌的種種印象與肯定。

本文擬從台灣文學發展史的觀點，探索《現代文學》的歷史意義，用以證明文學社團與台灣文學的關係。

二、《現代文學》的外緣

作為文學集團的同仁刊物，顯然的，《現代文學》是相當曲折的，它的刊行大概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一) 一九六〇～一九七三，計五十一期；(二) 一九七七～一九八四，共二十二期。前階段為同仁雜誌，由白先勇背後支持，較具歷史價值，後階段由遠景出版社經營。本文討論的範疇將以前階段為主。

(一) 時代

一九六〇年三月，《現代文學》創刊，在台灣的文學運動，並非一個孤立、偶發的現象，而是一種文學趨勢。五〇年代後期，台灣文壇萌生一股生機，《現代詩》(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創刊)、《文學雜誌》(一九五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創刊)、《藍星》(一九五四年六月創刊)、《創世紀》(一九五四年十月創刊)、《筆匯》(一九五九

年五月十日創刊)相繼發刊，這對戰後成長的一代，特別是受到各種社會與文化激盪的學院青年，有相當大的鼓勵。當時，台大外文系開風氣之先，在白先勇的登高一呼下，雜誌終於應運而生。誠如白氏所說的：

《現代文學》創刊以及六〇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群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相結合的必然結果。¹

(二) 成員

《現代文學》成員的學域多元，他們或寫詩，或撰影評，或繪現代畫，或譜樂曲、奏樂器，儘管專長不同，卻有三點共識：1. 不滿目下藝術界的衰萎；2. 盡力接受歐美的現代主義，同時重新估量中國的古代藝術；3. 年齡都在廿到卅之間。²

創刊的成員背景也頗為複雜，有的是隨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如白先勇、王文興、李歐梵；有的是戰後的本省子弟如歐陽子、陳若曦、林耀福；有的是海外來台求學的僑生，如戴天、葉維廉、劉紹銘。這正好說明了雜誌創刊的動機與風格於一斑。

不過，成員風雲際會，過程增加了台大中文系與一些「外人」，如姚一葦、何欣與余光中等。

成員的多元，不僅塑造了雜誌的開放性格，也展現了盎然的生命力。

(三) 動機

《現代文學》創刊的動機有二，即：一是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關心；二是在這幾年來一直受著對文學熱愛的煎磨和驅促。³於是，成員就從浪漫的起點出發，推崇人的本質與尊嚴，創辦了《現代文學》。⁴

1 見白氏著〈《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

2 見《現代文學》第七期，〈現代文學一年〉。

3 見《現代文學》第一期，〈發刊詞〉。

4 同註 2。

為了落實上述理想，於是特別標示：1. 本雜誌為發掘新作家而創辦，歡迎有志寫作者共同耕耘；2. 本雜誌以研究並提倡最新文學寫作技巧為宗旨，歡迎有創造性的新詩和小說作品；3. 本雜誌標榜現代思想，謝絕老套和八股，歡迎有份量的創作。⁵

成員有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風格，因此，提出「現代主義」，甚至大量接觸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

基本上，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反動，因此，其叛逐性相當強烈；加以經過兩次大戰，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動搖了西方人對人類、人生的信仰與信心，因此，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對人類文明抱持悲觀與懷疑的態度。顯然，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近似「亂世之音」。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歷經戰爭與革命的破壞，傳統社會與價值觀念也波及，馴至毀滅，因此，對西方的文化危機，感同身受；而對西方現代主義作品裡的叛逆聲音、哀傷情調，更是同情共感，尤其是那群「成長於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彷徨摸索」的成員——大三青年。

這點不僅成為《現代文學》的內涵，也是彰顯《現代文學》歷史意義的憑藉。

三、《現代文學》的內在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創刊，希望「用文章來報國」、「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並且強調「不想逃避現實」、「不想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反對「舞文弄墨」「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其內容則包括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⁶

這可說是學院派向文壇進革的宣言，因此頗能引起注意。白先勇曾指出，夏濟安先生是位學養精深的導師，他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

⁵ 見《現代文學》第一期，〈本社稿約〉。

⁶ 見《文學雜誌》：〈致讀者〉。

驅。⁷

四年之後，《現代文學》發刊，旨趣多少受到《文學雜誌》的影響，不過，由於成員多元，內涵更為開張，頗有青出於藍的氣勢。

大致上說來，《現代文學》十三年五十一期，內在富麗，概括作品篇數一千多種，中文作者四百多人，被翻譯的作家涵蓋歐美日印一百二十多人。

這種紀錄恐怕是空前的。

倘若將一千多篇作品加以歸納，可以分為四類，即：

(一) 翻譯二百三十三種，包括詩一百三十七首，小說八十二篇，戲劇十四種。

成員既來自台大外文系，所以譯介西方名家一直是雜誌的看家本領，例如：艾略特的《荒原》、葉慈詩選、里爾克詩選、勞倫斯詩選，分別由杜國清、余光中、張健、陳次雲翻譯，標榜信達雅的理想，讀者為之側目。

再如：卡夫卡《審判》、《蛻變》，喬埃思《都柏林人》，分別由陳竺筠、張慧鎮翻譯相當引人注意，其他，像湯馬斯曼、福克納等大文豪的譯作，成績也頗為可觀。

至於張慧鎮譯的《等待果陀》荒謬劇，更讓台灣文壇大開眼界，神思存在主義的魅力。

就我們的瞭解，這些譯作介紹，對當時的台灣文壇頗有啟發作用，甚且影響到現代。

(二) 創作，大約有六百八十多篇，包括：詩三百九十一首，小說二百一十六篇，散文六十七篇，戲劇九種。茲分別說明於下：

1. 現代詩，作品將近四百首，概括台灣老中青三代詩人，各大詩社的健將，以及後起之秀，都專刊登過名作，例如：《藍星》的余光中、覃子豪、羅門、周夢蝶、蓉子、夏菁、夏虹、張健、葉珊、方葦；《現代詩社》的鄭愁予、梅新；《創

⁷ 同註 1。

世紀》的洛夫、張默、商禽、葉維廉、管管；《笠》的桓夫、綿連、白萩、杜國清、非馬；《星座》的王潤華、翱翔。其他如：羅青、蘇紹連等。

由此可見《現代文學》是個切磋詩藝的園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葉珊主編的《現代詩回顧專號》（第四十六期），除了刊登名作之外，又邀請評論家顏元叔、洛夫、楊牧、張默，從若干角度，對台灣現代詩二十年進行回顧、檢討，其用心之良苦，於此可見。

2. 小說創作共有二百一十六篇，作家七十人。大概在六〇年代崛起的台灣小說家，多少都會跟《現代文學》有微妙的關係。其中，成員如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郭松棻等人自不必說，像叢甦、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林懷民、黃春明、李昂、王拓、王敬羲、子于、李永平等，還有早已成名的軍中作家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或刊登佳作，得到啟迪，逐漸嶄露頭角，例如：王禎和〈鬼・北風・人〉、七等生〈讚賞〉、陳映真〈將軍族〉、朱西寧〈鐵漿〉、白先勇《台北人》等。

一九七六年，歐陽子編《現代文學小說選集》，共收三十三人三十三篇，不僅例證了雜誌的魅力，也詮釋了主編的特識。

3. 散文，共有六十七篇。

當中不乏名家與後起之秀，例如：余光中、聶華苓、張曉風、吳宏一、黑野、劉大任、沈臨彬、思果、陳芳明、葉珊，他們在雜誌刊登的作品證明了日後散文家的潛力與造詣。

4. 戲劇，共九種，重要作家如姚一葦與施叔青。姚氏主編兼創作，前後推出《一口箱子》、《來自鳳凰鎮的人》、《孫飛虎搶親》三齣戲，為《現代文學》增添不少的光彩。

（三）理論

夏濟安先生在《文學雜誌》創刊號曾說：「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雖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⁸因此，特別歡迎這類文章，這可說是學院派文學雜誌的特色了。

⁸ 同註 6。

《現代文學》承繼此一理念，強調「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重要」，以及「新文學批評系統建立」的迫切，於是「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⁹這之外，重視本土文學理論的建構。

散見各期雜誌，包括中、譯現代詩、現代小說、現代戲劇與文學理論，一八三篇的評論，就是最好的說明。例如，中、譯評論現代詩，洛夫〈天狼星論〉、蘇其康〈評痖弦的《深淵》〉、楊牧〈關於紀弦的現代詩社和現代派〉，鄭臻譯〈從心理分析觀點論雪萊的情詩〉、杜國清譯〈普魯佛洛克與其他的觀察〉、余光中譯〈論葉慈〉；中、譯評論現代小說，高全之〈由幾個形構學觀點論歐陽子〉、顏元叔〈白先勇的語言〉、葉維廉〈現代中國小說的結構〉、葉珊〈探索王文興小說裡的悲劇情調〉、姚一葦〈論黃春明的〈兒子大玩偶〉〉、葉石濤〈論七等生的〈僵局〉〉，陸愛玲譯〈卡夫卡論〉、葉頌壽譯〈《白鯨記》中的暗影〉、歐陽子譯〈亨利·魯姆斯的中短篇故事〉、朱立民譯〈佛克納和時間的境界〉、何欣譯〈現代小說中的信仰之轉變〉、李歐梵譯〈論吳爾夫著作中的《哈姆雷特》〉；中、譯現代戲劇評論，柯愛明〈《秋決》的主題與表現〉、姚一葦〈劇場的失落〉，陳次雲譯〈尤金·奧尼爾：一位大戲劇家的道路〉、蔡進松譯〈貝克特的果陀和疏離的神話〉、葉頌姿譯〈論如何寫劇本——《馬克白》的心理分析〉。

這些論文，視野新穎，觀點獨特，不僅能啟發文學智慧，亦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用意在。

然而，這方面較為具體成就的，可能是杜國清與姚一葦兩人了。

杜國清長期鑽研艾略特詩歌與理論，成果經常刊登《現代文學》，一九六八年，他出版《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可視為翻譯艾略特文學理論的輝煌成績單，內容包括：傳統論、詩和劇的原理論、批評的機能論、作家論、文學的宗教性、艾略特的文學論，其觀點與洞見力，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一直有深遠的影響。

至於姚一葦，由於與何欣、余光中擔任《現代文學》顧問，並且輪流主編，從十七期開始連載《藝術的奧秘》系列，並於一九六八年結集成書。他從藝術的本位出發，以藝術作為獨立的思考對象，過程涉及各種知識與學問，企圖寓知識與學問於藝術的表現方法與形式之中。然而，藝術所容含的技術性，錯綜複雜，

⁹ 同註 3。

因此，他透過十二章：論鑑賞、論想像、論嚴肅、論意念、論模擬、論象徵、論對比、論完整、論和諧、論風格、論境界、論批評，覓尋原則，循序漸進，以揭露藝術的奧秘。

長久以來，姚氏著作在台灣的詩學與美學領域，一直有相當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四年，歐陽子開始《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兩年後，她出版了《王謝堂前的燕子》，對白先勇《台北人》十四篇的主題、語言、意象、象徵、隱喻、反諷、對比、技巧，作了美學上的思考，堪稱現代文字的批評典範。

身為成員，她曾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表現了成熟的「洞見力」，說是《現代文學》「場外的收穫」，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四）古典文學研究

《現代文學》〈發刊詞〉曾揭示，尊重傳統，但不必模倣傳統或激烈的廢除傳統。在進入台大中文系師生合作、參與的階段，採取了與傳統文學「對話」的方式，於是出現一股古典文學研究的「活力」；掀起中文系對古典詩歌、小說、戲劇研究的風潮，為學術豎立新的里程碑。

固然研究無法全盤進行，不過，重點的探索，另闢蹊徑，卻也獲得令人滿意的成績。特別是兩期「中國古典小說專號」（第四四、四五期），從先秦到明清，由點而線，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進展，或微觀或宏觀，不僅首開風氣，而且擺脫歷史考證窠臼，闡出就作品文本批評的路向。

中國古典小說在台灣學界之所以受到重視，大概是雜誌兩期專號所引發的局面。

基本上，古典文學研究，以台大中文系師生為主，包括老中青三代，像臺靜農、鄭騫、許世瑛、馮承基、葉嘉瑩、葉慶炳、廖蔚卿、張亨、林文月、樂衡軍、吳宏一、曾永義、方瑜、柯慶明、李元貞、張淑香、吳達芳、汪其楣、陳萬益、呂興昌等；研究論文大概有七十六篇，成果斐然。

一九七九年，柯慶明與我為巨流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就是上述成果的再現。這套叢刊包括：一、詩歌之部二冊；二、小說之部三冊；三、散文與論評之部一冊。

我們認為《現代文學》刊載的這些論文，一方面呈現著探索方式與內涵上的

多樣性，一方面隱約流露著某種精神上的一致性，如此內聚成為探討古典文學的基本精神，樹立了研究的里程碑。

之外，夏志清教授英文原著《中國古典小說》，幾乎在《現代文學》譯完刊登，真是不可思議。該書在西方漢學界頗負盛譽，是西方人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入門書。夏氏視野獨特，別出心裁，論述往往能言人之所未能言。

四、結論

從一九六〇～一九八四年，《現代文學》兩階段二十年，七十三期，充分發揮了 Media 的魅力。

一九九一年，《現代文學》重刊第一階段五十一期，同時推出《現文因緣》、《現代文學資料彙編》兩種，再度呈現「回顧」的功能。一種雜誌持續並影響如此的時空，的確是異數。這樣的事實就是歷史意義的最佳詮釋。

針對第一階段五十一期的探索，我們發現這是一本「新銳」的雜誌，成員從浪漫的起點出發，為追求人的本質與尊嚴，他們落實創辦了雜誌。

十三年五十一期，作家四百作品上千，這些數據證明了那個年代的浪漫與喧嘩。在這，我們願意歸納出《現代文學》的若干意義：

- (一) 開拓視野，增益洞見。
- (二) 理論回向於創作，相得益彰。
- (三) 副產品多樣，影響深遠。
- (四) 發揮媒體多元功能，為時代見證。

根據這些成就，我們認定《現代文學》是台灣文學史的「文學奇蹟」。

The Literature Miracle-O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Lin, Ming-de (林明德)

In the year of 1960s, political climate and ideology tremendously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community. At that time, a great deal of literature journals circulated around the local bookstores; "Modern Literature" was the only publication that wa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trict, experimental and innovational. "Modern literature" provided a free and multi-faceted platform, which stimulates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writing, theories,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solicits the articles by both local and foreign scholars, creating a brand-new trend in Taiwan literature.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By doing so, the paper aims to evi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clubs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 paper comprises four parts: I. Introduction; II. The external reasons of "Modern Literature"; III.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IV. Conclusion.

The article principally explores the first phrase—51 issues for 13 years. We found the journal to be avant-garde. The members initialize the journal in pursuit of the nature and dignity of the mankind with the principle of being romantic. Four hundred writers, along with thousands of works, surely symbolize the romanticism and turmoil of the age. Without doubt, "Modern Literature" is the "literature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odern Literature, Bai Shin-yun, Modernism, Literature Magazine, the Mystery of Art, Taipei Walker, Literature Miracle